



四季话语

西风起，蟹正肥。

故乡是江海平原上名副其实的水乡，河网纵横，虾兵蟹将遍布河道。每年橙黄橘绿时，河蟹也纷纷出洞，四处横行。秋夜，父亲常常带上我，去坝口听蟹。提起听蟹，我就想起“守株待兔”。人守在沟与沟之间的土坝中间的圆洞旁边，等待螃蟹爬出来。

听蟹的地方叫坞，一个月前就要抢占坞子了。蹲的地方用土填高，拍平，铺上厚厚的稻草，人可以躺上面，最好能搭个塑料棚，就不

秋意浓 蟹飘香

吴建

怕下雨了，夜深也不会受凉。招引螃蟹的灯放在洞口旁，用几块大红砖围成一条堰。螃蟹最喜欢向着灯光爬行，爬到堰下，伸手把它捉住。

目不转睛地看着灯光下流水潺潺，清澈的河水从水泥洞中穿过，发出淙淙之声，犹如催眠曲，但是不能睡啊，瞧，一只螃蟹慢悠悠地爬来了，父亲屏气凝神，待螃蟹靠近，手到擒来。一个晚上，能捉到十来只大螃蟹。

父亲将螃蟹捉回来后并不急着吃，而是放入干净的坛里养上两天，把蟹养得肉肥膏厚油足。养蟹是吃蟹的前奏，用糙米加入两个打碎壳的鸡蛋，再撒两把黑芝麻将蟹盖淹没，然后用纱布蒙住缸口。由于蟹吸收了米、蛋中的营养，蟹肚壮实丰满，重量明显增加，吃起来鲜香肥美。

喝茶有茶道，吃蟹有蟹道，父亲吃蟹很有一套。蒸蟹前父亲先把蟹用细绳捆住，防止螃蟹在热锅中挣扎爬窜和蒸后掉腿流黄。蒸煮时，

加入一些紫苏叶、鲜生姜、黄酒，以解蟹毒，减其寒性。在水烧开后还要再蒸煮8-10分钟，此时蟹肉已熟却不会过烂。端上桌的蟹，通体金黄，清香诱人。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圆桌上，人手一只，双手并用，还有小剪刀、小镊子、铅笔刀助阵，有如高明的外科大夫做手术似的，用剪刀轻轻剥开，便见金黄色的蟹膏和雪白的蟹肉，蘸以陈醋姜汁，鲜美无比。筷子不会过的地方，就用剪刀剪，镊子夹，铅笔刀剔，无论是蟹壳盖里，还是蟹肉内，以及蟹大钳里角落落的肉，都能被条分缕析地、一干二净地挖出来，没有一点浪费。见多识广的父亲边吃边给我们讲吃蟹的趣闻。说有人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，一个螃蟹可以从上车吃到下车，精拆细剔，吃得丝丝入扣，最后蟹壳还能“还原”，还要带回去当礼物。父亲讲完，席上一片笑声。

一只螃蟹从上海吃到南京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太戏谑了点。其实，真正懂得欣赏螃蟹美味的人，是要慢品细嚼的。

古人吃蟹要用“蟹八件”，据《考吃》记载：明代初创的食蟹工具有小方桌、腰圆锤、长柄斧、长柄叉、圆头剪、镊子、钎子、小匙八种，简称“蟹八件”，它们分别有垫、敲、劈、叉、剪、夹、剔、盛等多种功能。用钎子吃蟹脚蟹螯比用牙咬吃蟹脚蟹螯更雅趣得多，是古时诸多吃蟹方法中，最矜持的一种。

蟹乃食中珍味，素有“一盘蟹，顶桌菜”的民谣。它不但味美，且营养丰富。古人对蟹作诗咏赞者颇多，唐朝诗人唐彦谦

《蟹》：“充盘煮熟堆琳琅，橙膏酱渫调堪尝。一斗擘开红玉满，双螯嚼出琼酥香。”宋朝徐似道《游庐山得蟹》：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。”《晋书·毕卓传》有云：“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”人们把吃蟹、饮酒、赏菊、赋诗，作为金秋的风流韵事，而且渐渐发展为聚集亲朋好友，有说有笑一起吃蟹。《红楼梦》里就有热闹螃蟹宴的描述。

“九月圆脐十月尖，持蟹饮酒菊花天。”丹桂飘香、菊黄蟹肥。然而我已离开故乡，去外省工作，只有吟着古人的食蟹诗，去回想童年捉蟹、吃蟹的趣事了。



听风小筑

风从垄上过

王同举

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没有一丝云彩。秋天了，暑气还未完全散去，热浪依然在乡村大地上翻滚。

父亲背着双手，站在田垄上，眉头紧锁。他仰起头，看看天，再望望远方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我知道，父亲在等一场风。稻子快扬花了，只需一场风，它们便能结上饱满的穗。这时候，父亲对风的渴望，就像一粒种子对泥土的渴望。

我也一样，对风充满期待。小时候读诗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我就想，是草召唤着风，还是风唤醒了草？但我知道，春风的大手一挥，浩浩荡荡的绿便汹涌而来。风走过村庄的每一片土地，草绿了，树绿了，水也绿了，整个村庄都绿了。

春天的田野里，总能找到一片开阔地，长满了绿油油的草儿。我喜欢草地那天然天然的草木清香，总忍不住想要和它们亲近，就在草地上躺卧下来，静静地聆听风掠过草尖的声音，或仰起头，看一朵云从不远处飘过来，从一个村子溜达到另外一个村子。童贞岁月，单纯而又美好。一片草地，几缕清风，就能让我感受到春天的魅力和乡野的妙趣。

田间有一棵并不高大的树。这棵树成了一个特殊的地理标志。父母下地时，会叮嘱我去田头送水送饭，指定的地点就是那棵树。阳光猛烈的时候，父母从田间退出来，坐在树荫下歇息。垄上清风习习，把树叶拂动得簌簌作响，混杂着父亲大口喝水时喉结涌动的咕咕声。我曾听父亲说起这棵树，说它在田头守了几十年，或许更久些。我想，它闻过稻香，看过麦浪，终日里与泥土相伴，从此染上了泥土的魂，所以才能存活那么久吧。离开田垄，我回头望望，那棵树在旷野中迎风而立，显得那么挺拔，那么倔强，像极了父亲。

转眼入秋，垄上的草禁不住风，染上了一抹枯黄。这时候的垄上，是孩童们撒泼玩乐的天地。男孩们在草丛中搜寻苍耳子。苍耳子长满钩刺，握一把在手心里，感觉麻麻酥酥的。苍耳子的附着力极强，是孩童们野外对战游戏中的利器。趁小伙伴不注意，抛出一把苍耳子。苍耳子直奔小伙伴的衣裤而去，黏附之后很难被摘除。衣裤上满是苍耳子的小伙伴，活脱脱是一个小刺猬，那副狼狈模样，惹起一阵阵欢笑声。

女孩们喜欢长着绒球的蒲公英，随手摘来一束，握在手里，鼓起小嘴，对着绒球猛吹一口气，或者手持蒲公英，顺着田垄逆风奔跑。一时间绒球四散，随风飘荡，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在空中飘舞。有人说，对着蒲公英许愿，很灵验的。邻居家的那个小女孩就许下了很多愿，不知道最后都实现了没有。如今，她在遥远的异乡奋斗，事业方面很有起色，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家。她就像随风远去的蒲公英，无论飘到哪里，都能落地扎根、努力生存。

垄上的风，时而舒缓，时而急促，总让我想起戏里宽大舒展的水袖。水袖里藏着万种风情，藏着苦乐人生；风的袖子里则藏着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种子。我经常玩耍的地方，原本只是一片草地，没有花。有一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草地上爬着几条瓜藤，开了花，后来还结了几个小瓜。它们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呢？附近也没有菜地啊，难道瓜籽儿长腿了吗？父亲告诉我，那是风带来的。原来啊，瓜籽并没有脚，风却做了它的翅膀。风还挟裹着草籽，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，繁衍一片新的生机。

也许，风的前世就是一片树叶吧。它是如此眷恋土地，即使卷得再高，走得再远，大地才是它最后的归宿。风从垄上过，带走了一些什么，又留下了一些什么？垄间地头，植株嘴里啦啦拔节生长的声音，始终在涌动。

岁月无声

闲种秋菜

徐天喜

几场秋雨过后了，妻子就提醒我，该种菜了。其实，我这几天在河边散步时，就已看到有人在忙着整理菜地，准备种秋菜了。

我居住的小区旁边，一条小河被改道后，留下五六百米长的“内河”。看着闲置土地，附近的老人们，就在岸边空地种植蔬菜。刚从农村进城的父亲，很快成为种菜队伍的一员。

废河两岸分布着一百多块大小菜地。这些小菜地，就像老人们在农村的庄稼地一样，都被打整得规规矩矩。春季种南瓜、冬瓜、丝瓜、辣椒、茄子、豇豆、四季豆等果实类和豆类蔬菜；秋后种白菜、青菜、菠菜等叶子菜，以及葱、蒜、韭菜等调味菜。土地占得宽的，春季还会种些油菜、黄豆等粮食作物。春季，金黄的油菜花间杂两岸，成为城郊一道小景，引来不少市民前来赏花踏青。进入夏季，两岸菜地里的各种瓜花盛开，艳美如画。

父亲进城晚，“抢”得的土地也就五六平方米。但他仍如种庄稼那样，把菜圃弄得特别仔细，连细小的卵石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还在四周整齐地垒上石块，防止水土流失。凡菜市场卖的菜，这菜圃里几乎都种上了。

春天种菜相对简单：打好窝，丢进种子埋上土，就等发芽。种秋菜就麻烦得多。除萝卜可直接播撒种子，其余叶菜都得先育苗，等苗长成壮苗后，再移栽到土里去。育苗期间气温还很高，容易把嫩苗晒化。这就必须搭建草苫遮阳，而且每天早晚还得给苗床喷水降温滋苗。

每年种秋菜时，是父亲最辛苦的日子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几乎没吃过安稳饭。而到蔬菜成熟时，很多家庭都把吃不完的小菜拿到菜市场去售卖；父亲却把一些菜分送给没种菜的人家。他说：“土地是公家的，我只是花了点时间。俗话说，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嘛。”他的这想法和做法，我们都赞同。

自从小菜后，我们家就很少买菜。父亲对此很高兴也很满意，菜也越种越精细。可在父亲进城第六年的初秋，他查出重病。得病初期，他还说，等病好些就去河边搭草苫撒种。可三个月后，他就离开了人世。

次年春天，我看见其他人都开始种瓜种豆，便忆起父亲对小菜圃的辛勤付出和不舍之情，就跟妻子商量，由我们把蔬菜继续种下去。当年我从农村出来时已经成人，对种菜这样的劳作并不陌生，于是拿起父亲的工具，加入了种菜队伍。

这接手一种，到现在已是五年。每年两季的蔬菜，我也是经营得像模像样，同行夸我都赶上父亲的手艺了，这让我很欣慰。雨停了，又该是我到小菜圃种菜的时候了。

江门游记

蔡志坚

城市小记

卷石，忆魏武侯鞭；观沧海茫茫，思千秋悠悠。 翌抵开平，碉楼嵯峨。中西合璧，古朴沉雄。时维新秋，荷影残颓。田园阡陌，诗意满郭。稻穗轻摇拂野径，老牛信步踏斜阳。让子弹飞，演绎历史沧桑。抚斑驳墙，倾听侨胞传奇。

继游赤坎，古风犹在。青石逶迤，雕梁画栋。枕河以筑，尽显南洋风情；依水而居，皆呈华夏神韵。古有孟尝君者，曾食客三千；此地司徒美堂，亦心怀大义。漫步其间，叹往日之贤达；徜徉巷陌，慕伯夷之高节。

后至长堤，骑楼林立。商号栉比，错落有致。《狂飙》之影，宛在眼前。忆白沙讲学，传理学之精奥；思阳明布道，育八方之英才。虽文

思泉涌，实难表其功。 途中，啖猪脚面，品蒸肠粉，食黄鳝饭，饮陈皮茶。美味盈口，甘醇满喉。感东坡居士，以美食悟人生；怀靖节先生，籍田园洞世理。吾今享此，珍柴米之温馨，叹烟火之可亲，明世间之冷暖，惜岁月之须臾。

此行也，众人皆言：赏美景而悦目，享天伦而暖心，忆往昔而明志。吾观山川锦绣，皆蕴人间真情；市井繁华，尽现百姓欢颜。更晚岁月之宁谧，乃万民之所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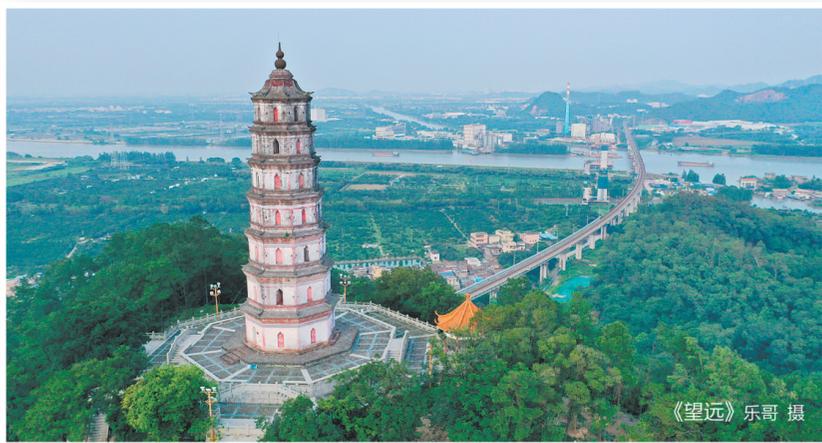
嗷呼嗷！夫吾辈之人，风华正茂，时运方道。当以天地为怀，以苍生为念，以壮志为毫，以热血为墨，仰星辰之璀璨，乘时代之新风，绘家国之宏锦，书民族之华章。 岂不快哉！岂不乐哉！

新会梁启超故居游感

王子玉

一 风雅相悦桂满室，斯人虽去文留香。只与星河共秋色，不同天地争短长。

二 秋风习习洗碧空，笑共弦歌访任公。郁郁文哉千万语，日就月将仍饮冰。



《望远》乐哥 摄

小说

三根虫草

李钊

离家时，电视购物节目主持人正在卖力地推销虫草：每天三根虫草，拥有幸福晚年。老股长叹了一口气，穿上衣服，出门向医院走去。

退休后，老股长参加了爱心义工服务队，隔三岔五到医院帮忙照顾病人。他很和气，脸上时常挂着微笑，被他照顾的病人都愿意跟他说话，拉拉家常。老股长跟他们说，没事多聊聊天，说说开心事，心情好了，病自然就好得快！

在医院里，老股见到了再次住院的田伯，他知道田伯肯定又是因为血压高来住院的。其实田伯的血压并不是很高，只要按医生说的，吃些降压药，在生活方面好好调理，就可以控制好的，根本用不着住院。可田伯不这样认为，只要血压稍微高点，身体感觉不舒服，他就一定要住院。他有他的理由，他头昏脑涨，儿子又不任在身边，万一血压猛涨得

不能及时救治，怎么办？ 老股不止一次听其他病人说起田伯爱住院的事，末了，大家还会附上一句，他这病是钱烧的。他也曾听田伯说过起过，田伯的儿子生意做得很大，身价不菲，也不知真假。

田伯常跟同病房的人炫耀自己孩子多有钱，又有多孝顺，经常买鱼翅燕窝、虫草人参给他吃。最后，他还要问上别人一句：“你吃过这些东西吗？”说的次数多了，其他老人都不愿意搭理他。

老股是个例外，不管田伯说什么，说多长时间，老股一直保持微笑，有时还会点点头以作回应。两人熟了，田伯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老股说。

老股每次想起第一次见田伯的场景，都会忍不住笑。那天，田伯叫住了老股，往他手里塞了几根虫草，得意地说：“这是虫草，高级补品，你

没吃过吧？”见老股不吭声，田伯伸出三根手指头，说：“我每天吃三根呢。”老股明白田伯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这一定是你儿子买的吧，孩子这么孝顺，你要早点把病养好，别让他老记挂你。”

与往常不同，田伯这次情绪有点低落。老股问了旁人才知道，田伯住院5天，他儿子只来过一次医院，待了不到5分钟就走了，说是约了客户，谈笔大生意。儿子走后，田伯侧卧在病床上，一动不动。

老股走到田伯前，自顾自说起自己过世的妻子和在物流公司开货车的儿子。第一次听老股说起家事，田伯虽然感觉奇怪，但也没多想，跟老股说一句一句地聊了起来。

回到家里，老股一眼看见墙角放着两盒虫草，虫草上放着一张纸，写着：爸，每天记得吃三根虫草。这是儿子在青海拉货时买回来的，花了儿子一个月工资。

夜深如水，老股很想给儿子打个电话，跟他说话，听听儿子的声音，可儿子一直没接电话。他想，或许儿子正开着货车，不方便接电话吧！ 电视机里再次播放卖虫草的广告：每天三根虫草，拥有幸福晚年。风起，放在电视上的一张肺癌晚期的诊断书滑落在地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kf3502669@126.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